

T1209.2/790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8 1941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程子詳本卷十一

教人

明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
後其願為太平之民。良佐

按是心也。匹夫匹婦之所同。而豪傑自負之士。
之所不能存也。太平可樂。寧問誰致。知其道。然
後有其心。有甚心。然後能信往哲之心。

明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
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絢

伊學者須是深思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安節

伊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看低了。良佐

伊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有而不行未至於無但不行也。故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問也。如子貢者便能曉聖

人意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便復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安節

伊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却無包舍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也。子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也。舍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伊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語言

入者。有以德行入者。道遵

按此說甚好。但何故獨遺文學。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

似。只是不能推。按萬物皆備萬字皆字何等鄭重

須理理能貫事事能為此果鳥獸

蟲魚性分所具耶人有不能推者能而不為也物

之不能推也天性本不能推也孟子以反身強恕

接我字猶子思以戒懼慎獨接然禽獸之性不待

道教字其專屬人而言可知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靈。却椽喪

處極多。欲得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待他自然。

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臨大

按嬰兒當導以真正。勿引以邪誑。若全不教。任

其自然。恐有不辨菽麥。不能言語者矣。

○古雖胎教與保傳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

教。古人自幼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

物。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

消鑠。更有甚天理。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

機。竅據此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

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臨大

星子羊太
教人
三

伊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短者多少亦由乎教。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蓋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按顏則無之。如黃憲郭泰管寧與閔亦近。未得聖人指引耳。諸葛武侯若遊孔門。當邁於閔子。古者上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洽農。然後士農

辨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定志於學

伊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威儀以養其體。物采以養其目。絃歌以養其耳。舞

干羽以養其氣血。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紘，出入
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
自而入。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又不知求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
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
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於養犬者，不欲其升
堂，則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
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
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太臨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伊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
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
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
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
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
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安節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誦其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所以教養之者備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

按禮云文樂云本此見程先生義精仁熟吐辭合律處人之動容周旋隨處有禮必日用之儀文無所不備然後爲君子之持身故禮重在文

也樂有八音有二舞其學有時非平居日用之所能具古人自治治人要在絃歌惟琴瑟不去身足以養其和樂之意而樂之本得矣是樂重在本也讀程子之書者遇此類宜究心焉

○伊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人所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里俗之言盡不可聞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大臨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籲

○明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良佐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書劄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籲

按書是六藝之一。知道者。固有善書者。朱子陳白沙。王文成。及先師高子。皆善書。但未嘗專攻之耳。蓋亦其性近。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籲

伊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淵

按伊川乃有引而自高之意。明道所謂能尊師道也。以此觀孟子未然。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

○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臨大

按涵蓄則知德者不厭。誠然矣。然無德者有所未喻。不因此致惑乎。何以不厭不惑均歸之也。蓋涵蓄者非洩露而毫無餘味。又非閉匿而莫可端倪。理則真切。言則蘊藉。所謂引而不發者也。使聞者初而疑之。徐而思之。久而悟之。即未能自悟。亦可於深思之後啓發之。此皆涵蓄之功也。教者之涵蓄與杖喝金鍼殊致。而學者之疑與惑亦殊情。合上條明言吾理。下條一日說盡參觀之。始見此條之義。若錯認惑字為疑字。

則知德者之所不厭其非無德者之所必惑乎。
 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按講書使人薄。建院招講亦使人浮。程子時尚未有此。不過與其徒及朋友問答相商而已。夫子以不講學為憂者。講其所修也。以講習為悅者。講其所習之學也。故時時講之。而聞者志日益篤。功日益切。此講學家法。

○明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胡氏本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

而在我者無自辱矣。醉

○門人有曰。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不安。告

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使誠意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醉

伊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箇清虛一

大。然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臨大

按此可見專說敬字。亦有時運在。

○橫渠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先有所據守。臨大

伊。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

可盡。昔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

如此。後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

學。迪

按子厚以辭氣觀人。蓋自已在此上用功。嘗云。

吾十五年學。恭而安。又有見於道。則知言亦自。

有分數。天祺未嘗涵養。無知言之學。不以已之。

所得觀人。而但就人之辭氣觀人。安得不錯乎。

知人亦自可學。學知人者不在人上用功。學知。

言者不在言上用功。而學知之終不如性知之。

之為得多也。漢高未嘗學。而後世學道之儒者。

知人莫能及之。以此見知人可學而不可盡學。

其大端則有二。辨人心術邪正。醇疵者得於學。

居多。辨人才知短長者得於性居多。

伊。藻鑑人物。自是人之才有通悟處。學不得。安節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大臨按安定不惟有教法，兼能知人。學者能此，可以居用人之位。

○明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於心。○

○伊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

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蔡二

熊氏曰：明道語自到。上蔡先學文，鮮能至道，則滯矣。孔不博文約禮乎。

○明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

邊。蔡上

○明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蔡上

○明邢恕云：一日三點簡，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怨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怨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蔡上
明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絢

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龜山語錄

明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

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蔡上

伯淳常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

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

灸之也。蔡上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于。相見而言。因事

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大臨

熊氏曰書與語別。由人之口圓於筆。耳圓於目

也。然其中意思亦自有領不領之異。

伊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

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人。說了又道：恰好著

工夫也。上蔡

伊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

問。是揀難底問。晁氏

伊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

高必自下。紫芝

伊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

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

近思。焯

伊先生前日教若雨。思君子和而不同。思之數日

覺胸次廣濶。竊有一喻。今有人久寓遠方。一日歸

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

視如途人。或告曰：彼公之族兄某也。彼公之族弟

某也。既而懽然相從。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

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

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善喻。若

按此喻與周而不比，却近與和而不同，全不相干。程子姑引進之而已。

伊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

餒乎。紫芝

伊馮理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紫芝

伊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鄆縣簿，論易及春秋。

明道曰：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伊川，伊川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

知易者。師直曰：何故？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

不能。迪

熊氏曰：明道為主簿，而不以知易許運使，天下古今惟此事虛奉人不得。

伊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

程子語本 卷十一
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
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
矣釋

按持國學無生偏動情於生死故以平常語警
策之焉生死固平常事也顧端文有言伊川若
肯參禪何必在大慧中峰諸人之下所謂能之
而能不爲者

合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明道伊川
頂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

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
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
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
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和靖先生聞於持國
之子宗質寬

按明道不切責人小過遇大無狀則毅然未嘗
假借也如王雱以宰相子褻縱無禮則戒之使
退然語亦不過激持國子弟小失則容之
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

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

獻蔡卞如用說 桎梏之類○釋

伊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指與路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若夫謂之自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序尹

按行道而有得於心有得從行道來但有所見未可謂自得也孟子本諸深造推至左右逢原

伊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曰苟能遵所聞力行所知可矣不必及門也

胡氏本

伊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耨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

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則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
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補緝聖人遺書。庶幾
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按功澤不及民。別事做不得。斯言也。千秋學者。
共所感歎。有澤民之具。不遇時。可如何也。綱密
忌多。雖發明理義。引君當道。陳民間疾苦。猶指
爲生事。攻爲立異。故惟托跡長林。酬酢古人。且
得无咎於時。自當有裨後世爾。
伊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紫芝

伊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
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焯

伊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
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
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尹氏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胡氏本

按先生謂邵子於臨終云。願先生自主張。與正
要此時用相似。邵子答無可主張。亦與道着用

便不是相合也。兩先生之學可謂殊塗而同歸。

合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

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

多。晁氏

合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

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紫芝

明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

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上蔡

合朱公揆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

中坐了一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

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按坐風立雪，養人才尊師道，兩先生各一門庭。

然而明道惟見人才，可謂不獲其身者。

附教人

警戒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不知自家身與

心已先不好了。顧

合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大臨
伊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安節

伊做官奪人志

按此語非學道者不覺。非學道而居官者亦不覺。惟大程子少而仕宦。道德日高。如朱子早年登第。便不肯長在仕途。人須自顧能比伯子否。伊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呂本中
按三者各異。前一事非如明道晦翁兩先生之資。不能無溺也。中一事則李贊皇之流。亦驕侈。亦有功君民。總視其人何如。末一事則古今第

一文人惟孟子當之。聖賢有此發揮大道，舉無遺憾，更可為幸。非不幸也。左馬班蘇僅成文士，豈才之罪哉。程子斯言，殆有感當日之人而發。明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治已治人之道也。絢

按士大夫不治已治人，而治園圃，役心以供目。位在君子，更不如小人之力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顛

伊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良佐

按事之大小，有當較時，不可執一。

伊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

喜，則如種下種子。良佐

明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良佐

明伯淳言：他人待做惡人，只得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

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恐回頭後錯也。大臨
按陷於邪說久益浸淫。回頭是岸。依乎中庸。淡而不厭。回頭是錯。

伊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顛

明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庭光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顛

按孟子論友云不挾賢。不云不挾德。德無可挾也。有可驕人之學問乎。

伊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不知道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安節

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庭光
熊氏曰。所好自分吉凶。不論其所遭矣。庭光

伊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大隱

伊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大隱

伊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大隱

程子詳本卷十二

程子詳本卷十二

經說一

易 總論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嘗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大臨

伊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如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迪

伊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聖人即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伊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

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迪

明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胡氏本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

於師傳

伊讀易者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

道理理

伊易且須理會得文義。要熟讀。然後有用心處。地
伊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
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
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
得也。理

按他書且須熟讀。易之妙。在爻象居多。故孔子
每言觀翫。程子以辭為主。故重讀。

伊易八卦之位。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

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無義理。風
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
如人生六子。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
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
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兔者曰。
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
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
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
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

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安節

伊或問劉牧謂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

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安節

伊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

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以義起然亦是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

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

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安節

伊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是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迪

伊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之。迪

伊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

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來書謂易之義本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釋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

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從道也

紫芝

乾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焯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焯

○伊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

大麓時便是躍迪

○伊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據終日乾乾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迪
○伊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

幾也。非知幾者安得先識至處。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亦自不識湯武。迪

伊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迪

伊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

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迪

伊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迪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

主宰。酢

坤

伊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坤道惟是主利。伊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

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迪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伊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曰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曰。安有此理。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只為見他著書。便要。做他是。怎生做得。雄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於易。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

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迪

師

伊師出以律。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迪

小畜

伊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畜。君皆這箇道理。隨

大小用迪

泰

伊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佈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棣

謙

明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絢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

惟謙則便亨。從彥

豫

明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絢

明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

日哉。絢

明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光庭

隨

伊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

蠱

明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綯

无妄

伊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偽矣柄

大畜

伊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廸伊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

伏雖有牙亦不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
櫛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櫛楚將自化矣大臨

明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紫芝

坎

伊問坎之六四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論大臣處險
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
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開悟於君當自
明處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欲易太子

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
知而犯之此正其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畱侯招
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
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
更不易也安節

按易傳云高祖素重四皓之賢故悟之如反手
此言憚豪傑歸心於太子二義頗異觀四皓云
天下願為太子死而高祖語戚姬云彼羽翼已
成然則實憚四皓非重之矣傳又引左師觸龍

悟趙太后使長安君有功於國以自安此真因其所明者納約自牖當以左師爲法子房延四皓如醫家不得已用劫劑又納約之權道也此條所記堪與傳互相發明傳理正此情得

睽

伊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爻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於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伊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

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必反故睽極則必通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蹇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

修德之謂也。

艮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淵

繫辭

按兩程子解繫辭者遺書外書所載原少此本初採不過數條已而簡別本有

伊川繫辭說止於上繫亦僅隨文衍義非如易傳逐卦逐爻發揮微奧也當年易傳成後獨繫辭無傳即此數條又別自為本不綴於本經之下豈先生意尚有待耶今節其要者

數條以次補入每條下注曰繫辭說見井二書中所原載也他經凡補入者倣此如書則曰書說詩曰詩說論語曰論語說

○伊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

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繫辭說

○伊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

言三極以位言。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

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

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

動不違於天矣。

繫辭說

明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絢
伊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繫辭說

伊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王著卦而言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從彥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

子言四方。紫芝

明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

子文章。光庭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伊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明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絢

經說二

書

伊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

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

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也。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所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以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

修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堯典當為唐書也。典，典則也。其治可紀。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書說
伊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柄
伊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

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安飾

明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庭光

伊堯之治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故始於睦九族也。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為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為先故以次序言

之也。書說

伊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延

伊四岳一人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眾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

伊我其試哉將試其聖德暴於天下也。非未能信而試之。書說

伊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

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
 正而後父子親。顧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
 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說書
 伊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
 京師為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
 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
 懷來。皆從其綏化也。說書
 伊輯斂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

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
 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

察禮意也。說書

伊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
 成形言則器。

伊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
 州之封界。故禹貢云。別九州。其後舜始分十二州

也。說書

伊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

其山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

書說

○觀書者須知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

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

舉也。按此正見改過不吝以義制事湯武身之不必無過也。不可者湯不可

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

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

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

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

制必始於湯也。

○明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

言一月。約

○伊泰誓書曰一月商歷已盡周歷未建故用人正

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

一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柄

按武成書一月泰誓從無一月之文二程子俱

及泰誓疑記者誤

○伊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乾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

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又紂驚狠若此，書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泰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通。

伊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早，自當緩之，非

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柄。

伊周伯溫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棣。

伊問金縢之書，何旣禱之後，藏其文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安節。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

與意。

伊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何嘗疑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曰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否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是孔子說也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竝列其心不安故不說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畱召公之意豈有召公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

爲成王爾成王煞以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豈無事而啓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安節

經說三

詩

明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大臨

○詩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光庭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光庭

伊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安節
按朱子不信小序又謂國史與詩全無干涉
伊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柄
伊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

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合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

指詆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詩說

伊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

臣遣戍役勞還卒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伊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

也夫婦道一而已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小雅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

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享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柄

伊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及大雅小雅

是當時通上下皆用之詩蓋是修身治家之事迪

○周南召南如乾坤

伊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窵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

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迪

明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

節也絢

伊詩有六義風者風動之也賦者謂鋪陳其事比者直比之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

之類是也。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今之類是也。柄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則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大臨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光庭

伊四始猶四端也。柄

伊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柄

○明蠡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絢

○夫子言興於詩。如秉心塞淵。騷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駟之詩。坳牧是賤

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蓋謂非此。則不能坳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

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也故
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
其此誠之不詐也

按考槃詩人已仕而隱隱而未嘗仕皆不可知
味其辭氣自是幽人之貞未見有怨慕其君之
意因誤解為不復見君告君乃啓程子之疑如
自矢其幽貞亦何妨於賢者氣象也太公釣伊
尹耕何君之慕耶且令孟子去齊已久復怨慕
齊宣成何意思

○狡童褰裳此兩篇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若
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
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庭光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
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

周詩多言南庭光

○陳經邦問詩說云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
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
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

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紫芝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光庭

伊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卬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茗生之美。

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俯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迴以致其惡。詩說

伊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為則。則是矣。今欲還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

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故曰：我欲覲見之子，惟以禮乃可。籩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詩說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從彥

○伊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作歌使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

故使以義告之。詩說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

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

必詩中求。庭光

○伊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

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

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

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

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詩說

伊文王之時有昆夷獫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
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
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毒民不由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詩說

伊觀出車詩意疑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獫狁兵
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叙
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見也詩說

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
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

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
多故美之詩說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自怨小弁怨我罪伊何光庭

伊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

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

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汗白以為黑也而其

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

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胡氏本

伊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

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

魚藻之什其序

如此○胡氏本

程子詳本卷十二

程子詳本卷十三

經說四

春秋上

按春秋傳伊川先生業有序矣自隱元至桓九凡二十年微言大義實胡

傳所從出不知當年何故竟未得與易傳偕

完也或者初致望於劉絢迨其後則精力已

衰有所未及耶朱子於遺書外書文集皆未

載始為其自成一書不當與眾手記錄同類

又非文辭難以入集余竊慮其書非如易傳

獨行其習或久而渙散也立經說一門次第

載之於例允當因其獨多分上中下三帙手

筆居上門人纂附居中而遺書外書所散見

者彙輯其要以爲下帙庶幾亂而不亂焉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

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卽。

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

繫於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

備。如媵以下，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

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

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

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為暴。

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

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

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

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

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

于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

與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

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主。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諡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

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

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曰樓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迎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

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箘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人人之國，書其失道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

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避之甚而天

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兵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臯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婦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與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

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

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于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辜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於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為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按蔡侯考父卒於六月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

螟

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

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

朝觀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為主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譖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窩氏翬

使賊弑公于窩氏立桓公而討窩氏有死者人

若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

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
無臣子也

魯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

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

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

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生，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

臯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臯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

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

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

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

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甲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

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

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

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按會戎以可危故書。則有之。謂居夷浮海之意。是聖人以討逆之義望夷狄也。恐非攘夷本旨。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臯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臯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子詩本卷十三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於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

義見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

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按有年者

民生之幸也君有道而有年書之者宜之也君無道而有年書之者幸之也何幸為民生幸也若曰君雖無道民命幸猶未絕耳若以其不宜有而有反筆之以志異無乃義勝於仁矣乎如天好生之心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或未然否

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臯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大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

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實來。

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

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實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

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

成矣故不書春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巳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

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

其義尤明也。

按春日食未知果合春秋書法否

王后之歸。天下

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

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

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春秋中

按伊川傳春秋止桓九年自後則平日有說而門人纂附之者今為中帙

○桓公

冬十有二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年

來戰于郎三國為主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有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以

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十有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十有

五年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

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

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

以見義不容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十有
六年

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年五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臯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年九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

小勝負不書

冬十月齊師滅譚年十

春秋之法將甲師衆曰某師齊自管仲為政莊

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眾也其賦於諸侯亦寡

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十有六年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

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

之。故書同。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有十

年九

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

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

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深擧之。書其為媵

而往盟。為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二十有七年

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

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

也。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有三年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二十有七年

年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冬不雨。

三十有一年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

深也。

○閔公

冬齊高子來盟。

二年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

能恤魯。

按尹和靜記自桓十年至此乃劉質夫所作質夫既自成書不應僅此寥寥數言也僖公以下又未知誰記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齊未嘗與大眾此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二年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

爲主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卽書滅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四年

齊命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五年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九年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夏滅項。十有七年

滅人之國。臯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

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十有八年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臯大矣。齊師
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二十有一年

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
以同執書之。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二十有二年

公戰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二十有三年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二十有七年

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二十有九年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二十有三年

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

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
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秦人伐晉年三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
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夏逆婦姜于齊年四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

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
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
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
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
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

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七年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

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
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
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夏秦伐晉

十年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
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
夷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十年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年有四年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
楚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年有五年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
衆國無能為也。此盟為齊亂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年有七年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元年

脫氏字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齊人歸我濟西田十年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

歸我不足為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十年

人眾辭大惡眾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十年

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

程子言本 卷一三
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十年有七年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二年
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會盟故皆相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鄭伐許三年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鄭伯伐許四年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冬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五年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七年

諸侯同心病楚

衛人來媵

年八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之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

年九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

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二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宋殺其大夫山十有五年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强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

晉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

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有六年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郵乎

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

直故不足為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

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寘之于茗丘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十有七年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

遂城虎牢二年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三年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五年

吳來會非為主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十年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秋七月乙未同盟于亳城北十有一年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

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

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

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有八年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有五年

諸侯同病楚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一年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

諱而不書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有一年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

書國人

昭公

三月取鄆元年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

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

可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
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
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四年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晉伐鮮虞二十有二年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三十年

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冬，葬許悼公。十有九年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

因會而請盟于臯鼫。

二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四年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臯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侯以罪之。

八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

意也故書公及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十年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

公八年

○哀公

齊陽生入于齊六年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八年

內失邑不書君入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

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

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

故賂齊以說之

按齊當日乞師于吳偕伐魯取二邑伐彼彼

字疑誤且亦無賂齊事

齊人歸謹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春秋下按遺書外書所載春秋諸說前後無

之下其總論學春秋之法若于條則置於前總為下帙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大臨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類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類

○伊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

何物為權義也。然只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伊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伊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

孚先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紫芝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其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大臨

伊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些規模，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某應。

伊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

王、范文甫問杜預以爲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棣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蘋

伊、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如元年如何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

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伊、周伯溫問宋穆公立與夷、隱公三年是否、曰、不是、然穆公却是知人、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棣

伊、問春秋書日食、始隱公三年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

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按治世日食不能為災。惟修省然後稱治也。人盛衰自因乎年。惟血氣不和。方關人事。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蘧

伊問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左氏以謂易祊田。黎

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伊問書至。桓二年冬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伊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

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桓公三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伊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

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

如此四年皆言其無天理也

伊書大雩始桓公五年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

郊者同義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

伊問逆王后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莊八年元

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

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

顛史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桓公十年潞公

甚喜蘋

伊天火曰災桓公十有四年御廩災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

亦曰災安節

伊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如梁亡僖公十年鄭棄其師

閔公齊師殲于遂莊公十年郭亡莊公二十之類郭

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與諸侯方遇于垂，謀伐紀，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聖人不言齊滅之，而名紀侯，罪其輕去社稷也。安節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莊公九年

是也。蘋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莊公九年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

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胡氏本

○伊管仲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莊公九年稱納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

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則甚害義理也。胡氏本

伊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公十年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

之意在遂事也。

伊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莊公二年曰：

此娶讐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伊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僖公八年是哀姜否曰：文姜

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

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

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

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

書夫人焉。文姜遜齊。莊公元年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

亦止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

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母子之義，本朝太祖立

法，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隕石于宋。僖公十年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

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按退飛飛而反退也非逆飛也物飛

必向前無可逆之勢故聖人以退飛見義程子謂

有氣驅之是也蓋風急極鷓不肯隨風又不肯息

翻迎風而飛飛之力不能勝風故雖飛而猶退如

魚遊迅湍中魚自向前而為湍所逼依然退後也

急流中棹舟者亦然水力過人力則棹如此等皆

自向前舟自退後合此可得退飛之義

是異事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

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

而言震夷伯之廟。僖公十年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

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

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伊書隕石隕霜。僖公十年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

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

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

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

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

慎若

按子陵動天象正為足加帝腹。侵一人之尊

也。天象為光武動不為子陵動。此說以匹夫

興起至尊得無一事而二之乎。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五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文公二年納幣則重叠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胡氏本按喪中昏。其失顯。但著其日月。則世皆知其非矣。禫近於吉。納幣又未昏。禫中納幣。後世或安之。故於記日月之外。著婦去夫人。特文以見義。

○伊問夏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

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則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二年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伊趙盾弑君之事。宣公二年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

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

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安節

伊仲尼曰：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

又不討賊，亦終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伊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

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

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是也。胡氏本

伊齊高固來逆叔姬。宣公五年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

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伊問宋共姬獨首尾最詳。成公八年納幣衛人來

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襄公三十年，何故。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七月，如宋。葬宋共姬。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

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三書來媵，皆以伯姬

之故。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伊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成公十年書以如何。曰：當

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

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伊晉侯之執曹伯。成公十年。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

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

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

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

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伊雨水冰。成公十年。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僖公

有三。上冷而下温。安節

○亨仲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該不立則可。何必

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

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

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

仁。如吳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

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

聘。襄公二十九年。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棟

按陳文子清。未嘗許其仁。仁夷齋。豈僅以清

節也。季札亦讓國。又獨苛求而深罪之乎。

○事親舍藥物。昭十九年左傳可也。是非君子之言。紫芝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況聖人乎。果要之止。

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

對。大臨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

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未嘗盟同。使要盟而可

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酢

按一事二記。全相反也。呂與叔直謂無要盟

之事。果要則不可背。理近正矣。游定夫以為

盟出於要與不盟同。義近達矣。而皆有未盡。

金伯玉未殉難時。語子曰。柯之盟。公羊傳曰。

要盟可犯。而齊桓不欺。豈孔子之信。不如齊

桓乎。若以賣國背君要之。又當別論。嗚呼。伯

玉斯言得之矣。蓋以事之小大為斷也。就適

衛論。使有君父之急。適衛可也。在他事。則踐

盟可也。當以義為權。不當於必踐盟。必不踐

盟之間。求義也。程子不知一時言之。或兩時

言之。要必無相反至此者。二子殆各參以已

意故並載之。以見凡記未可以全信。

○蒯瞶得罪於父。哀公二年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

其父而不與其國。使委於所可立。不失先君之社

稷而身從父。則義矣。蘋

伊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

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

蓋蒯瞶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

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先乎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

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

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

生麟。聖人為其出。非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哀公十有四年

按麟鳳之生。與聖人異。聖人間世一生。麟鳳

自有種。深山時時有之。但非時則不出耳。如

遊於郊。藪儀於虞廷。鳴於岐山。皆遇聖人道

行之日。西狩獲麟。出不以時。則徒受物害。是

以聖人感之。不必以麟不當出。遂致疑於麟不當生也。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伊周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

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棟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蘋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

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答

曰。已令劉絢作之。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

伊川曰。却須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

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

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
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敢出

焯尹

董仲舒論事夫得春秋始論事則其春秋始論事
董仲舒論事夫得春秋始論事則其春秋始論事

○謝春賦論春賦論其氣事則其氣事則其氣事

○周孟平叔衣西革命却變然出

○焯言辭華對玉律下革命大將也

○非靈

